

歸震川先生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大錯署檢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振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迴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宏祀上下自時中又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

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口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桑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
有不當贊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
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
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為築垣扉遠交第後 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
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
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為世子妃交
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
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
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

之按二公不同
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
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

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繼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古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蔥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屬賓沙開佛院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略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厯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銘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案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家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案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臺城鎮有中宗

陵馬 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
傲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
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誤以河亶甲為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為
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
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
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
纂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為吏邢州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
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
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
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
先生與諸僚案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勲勞志節檜為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

為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為傳珂非獨為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為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不能為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繡閣之餘手跡宛然為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鵝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億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苻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至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去七十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外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昔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善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家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為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為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為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

憚警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己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考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己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為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於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正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夏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為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宏元先生贊後

宏元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娶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為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在天地間嘗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家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於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子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苦枕塊既廬

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蓋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為禮之過然子以為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為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墜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為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為禮而獨於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為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乎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為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于塾俛仰今昔為之流涕時欲據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熱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眾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蕩思溥不足復為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選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扶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瘧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沒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為病如此可怨

也夫而道處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為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目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為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為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在耳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為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為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為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為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倉之王子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為贗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輩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侍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為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為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

獨取四公像勲宋史之文以為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嵬官平江始為吳人葉文莊公所為次其世為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為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為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為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歎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為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為此辨以為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蠹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為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為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為式者然嬾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為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

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闇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闇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彙成編彙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贊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按漢書公孫宏傳宏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閣小門也正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閣下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閣閣之義而不解有閣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文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